

#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第 8 节，宗教与美国革命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我们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我只想说几件事，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提纲。我们一直在谈论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宗教理解。

前几天我试图证明他们是自然神论者，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是推动者和塑造者和撼动者。他们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福音派基督徒，但你需要反驳这一点。

你不这么认为。如果你对开国元勋有不同的理解，你需要谈论这一点。这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进行讨论。

我马上就来，亚伦。前几天我们可能没有说清楚的一件事是，毫无疑问。但是，你看看开国元勋，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些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说的内容，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有一个道德、伦理、犹太-基督教框架。现在，他们没有使用清教徒在建立国家时会使用的语言，或者他们没有使用朝圣者或罗杰·威廉姆斯在建立国家时会使用的语言，但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有一个道德、伦理、犹太-基督教框架和基础。

毫无疑问。现在有人试图侵蚀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道德和伦理框架。这是毫无疑问的。

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神学家和教会历史学家马丁·马蒂（Martin Marty）提出了一些挑战。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但他对人们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哦，我们实际上没有犹太教-基督教框架、基础等等，他说，你必须对美国人民进行脑叶切除术，才能摆脱我们共同生活的那种犹太教-基督教框架。你必须对他们进行脑叶切除术，你必须切除他们一半或全部的大脑，才能说服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犹太教-基督教那种基础或共同生活。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问，也许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或者也许前几天我根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这就是我们停止讨论的地方。

我们正在讨论，但是 Aaron，你有一个问题。是的。好的，对的。

许多基督徒都谈到我们需要回归基督教，所以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这是真的还是他们说的。他们是不是在引用？我认为他们是对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有一个犹太-基督教基础，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回归基督教，但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就像马丁·马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试图抛弃它，如果你试图假装你可以在美国建立某种共同利益，而不真正认真考虑这一点，而且仍然有效，那么你就必须对美国人民进行脑叶切除术，毫无疑问。然而，如果他们回顾独立战争及其结果，就建国等而言，如果他们回顾那是一个非常福音派的宗教时代和事件，那么我必须就这一点向他们提出挑战。

事实上，我们将讨论革命时期的教堂出席率；在一些地方，教堂出席率大幅下降，因为人们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大于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所以，如果他们回顾某种黄金时代，而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时代，现在不再有那样的时代了，我认为这值得挑战和讨论。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谈话的中心，所以祝福你们。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现在在教学大纲的第 13 页，如果有帮助的话，我们现在要讲第五讲，美国革命中的宗教。我们谈到了自然神论；我们谈到了开国元勋，现在我们需要谈谈 C，即教会的反应。

我将介绍一下教会的反应，然后我们将看看独立战争期间非常重要的各种教会，以及它们在当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会介绍最重要的教会。好的，现在，我将用一个词来介绍这一点，即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基督教的标志，但宗教自由成为这个标志的标志。现在，我们是如何实现宗教自由的？我们是如何，它是如何成为美国基督教的标志的？好吧，我想提几件事。所以，这就是这里的第一个介绍。

好吧，第一个有助于赋予宗教自由的因素是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那是革命时期这里出现的众多宗教团体。这里有众多宗教教堂和众多宗教教派。这意味着宗教教派的多样性实际上可以制约任何一个教派成为某种国家教派。

因此，随着各种不同教派的出现和发展，其中许多教派蓬勃发展，这可以防止某个教派成为主导。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美国公众生活中，而且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提到的第二件事是欧洲教会和新大陆之间的巨大距离。因此，那片大海将欧洲教会与新大陆分隔开来，这意味着那些欧洲教会无法保持对新大陆教派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权力做到这一点。

这是第二点，有助于宗教自由的发展。第三点是大陆的广阔，我们刚刚才发现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有多大。因此，当你向西、向南推进时，这种广阔意味着一个教派无法控制你向西或向南移动时发生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好吧，允许这种宗教自由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个世界、这个新世界经济繁荣的真正渴望。这些人不仅仅是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和文化。

他们显然也在建立一种新经济。现在，由于人们渴望新的经济生活和繁荣的经济生活，因此宗教差异在劳动力中被忽视了。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劳动力大军，无论你是宗教人士、基督徒、犹太人还是非基督徒，无论你属于哪个教派，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在新世界实现一种共同的经济利益。

因此，他们乐于忽视那里的宗教差异。宗教自由方面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控制着这些土地的英国变得更加宽容。英国的宽容程度正在提高，这是有帮助的，因为英国仍然拥有这样的控制权。

现在，显然，你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可能有英国血统。我也是，但我们最终把他们赶走了，当然。但正因为如此，这里有一个例子。

当我们在波士顿公园绞死清教徒时，清教徒停止在波士顿公园绞死清教徒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国王查理二世。在国王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英国颁布了一项名为“宽容法案”的法案。基本上，国王查理二世说，我们不会再在我们的殖民地发生这种事了。

当然，这要早于整个美国独立战争。但这种宽容也逐渐渗透到美国公众生活中。宗教自由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左翼和清教徒左翼的群体。

好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蓬勃发展。现在，当我们谈论宗教改革的左翼或清教徒的左翼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指的是宗教改革的更激进的一面，或者清教徒生活和清教徒宗教的更激进的一面。

因此，宗教改革左翼人士可能是这样的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德国的邓克人。还记得邓克人吗？他们是宗教改革左翼的一个教派，或者说是门诺派。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论过门诺派，但他们是宗教改革的左翼。

他们属于宗教改革中较为激进的一派。清教徒中较为激进的一派应该是贵格会教徒和浸信会教徒。他们接受了一些清教徒神学，但他们正在将其激进化，不是吗？因此，宗教改革的左翼和清教徒生活的左翼也对美国的宗教自由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人开始蓬勃发展。

贵格会教徒从未想过自己会兴盛起来。前两名妇女被遣送回国。然后，四名男女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

所以，他们可能怀疑自己能否在这个新世界繁荣发展，但实际上，他们确实在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州繁荣发展，宾夕法尼亚州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昵称是什么？我们怎么称呼宾夕法尼亚州？有人知道吗？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称它为贵格会州，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州。你以前听说过吗？贵格会州？好的。所以，它是贵格会州。

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里有很多繁荣发展的事情。好吧。

另一件事是宗教自由；赋予宗教自由清楚地表明国家可以井然有序。国家可以富有同情心。国家可以公正，同时仍然允许宗教自由。

所以，你不需要宗教统一才能让国家成为这些人试图创建的那种国家。你不需要那样。你不必那样。

你可以创建一个有序的国家。你可以创建一个有序的社会。你可以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没有单一宗教团体主导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

然后，我们还提到了宗教自由。我们还提到了第一次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有助于为宗教自由奠定基础 and 框架，因为第一次大觉醒的人们相信政教分离，无论是从英国国教的角度，还是从荷兰改革派或公理会角度，但他们确实相信政教分离。

所以，第一次大觉醒为美国革命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好吧。然后，还有一件事作为引言：我们即将进入 18 世纪。

这是理性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当然，自然神论就是在理性的时代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理性的时代，一个非常合理的时代，基督教的合理性，诸如此类。

正是基督教的合理性，使那些人坚信绝对的宗教自由。他们相信宗教自由。因此，他们是宗教自由的真正支持者，不一定是从圣经中得到的，但他们是从合理的观点、理性的观点得到的宗教自由的支持者。

这就是文明人通过允许宗教自由而不是宗教一致而共同生活的方式。所以这是教会反应的第一件事，这种介绍方式，宗教自由确实非常重要。我现在要做的是，我将看看一些在革命时期真正繁荣起来的教堂，我想你可以说，它们有点繁荣，生活很有趣。

那么，我们首先选择圣公会，因为圣公会显然非常重要。那么，圣公会的情况如何呢？好的。我选择圣公会是因为，虽然圣公会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塑造我们讨论过的许多人的思想，包括政治和宗教人士，但圣公会是美国革命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你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好吧。让我在这里给你几个统计数据。

到独立战争结束时，估计约有 70,000 名圣公会教徒返回家乡，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是忠诚的英国臣民。因此，估计约有 70,000 名圣公会教徒离开这里返回家乡。

据估计，独立战争结束时，所有殖民地只剩下大约 10 名圣公会牧师。现在，我知道仅在当地，就有一座教堂有超过 10 名圣公会牧师。因此，这对圣公会、圣公会社区、圣公会教堂和圣公会领导层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真的受到了伤害。

这件事太令人痛心了，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改变了教派的名称。当然，教派的名称是圣公会或英格兰教会，因为这就是传到这里来的。他们把圣公会或英格兰教会的名称改了。

他们将其改为新教圣公会。因此，他们使用 Episcopal 一词来表示教会政体、等级制度和圣公会主教制。但它后来被称为新教圣公会，当然，许多人简称它为 Episcopal Church。

这表明圣公会社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觉得他们必须更改名称，因为如果保留“圣公会”这个词，那将是有害的。或者，如果我们赢得独立战争后，他们保留“英格兰教会”一词并将其抛弃，那也不是好事。所以，他们把名字改成了这个。

他们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联系吗？他们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联系。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记住，在英国国教政体中，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教皇不同。教皇实际上统治着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会。

然而，坎特伯雷大主教更像是一个平等的人，他不统治圣公会，而是帮助圣公会的各个圣公会社区等，这些社区都有联系。所以是的，剩下的圣公会教堂、圣公会教堂仍然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有联系。但剩下的圣公会教徒不多了，剩下的牧师也不多了。

所以，这就成了问题。主教制源自政府、主教团和等级制度。他们如何管理教会。

他们认为，教会政体是一个不错的术语，可以大致定义教会的意义。他们不想要圣公会或英格兰教会。好吧，圣公会就是圣公会。

好吧，现在剩下的人必须有一位主教。他们必须找个人来管理剩下的圣公会。他们选择的人是塞缪尔·西伯里。

所以，塞缪尔·西伯里实际上是美国圣公会的第一位主教。现在，他需要回到欧洲接受任命，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他被任命，被祝圣，他以第一位圣公会成员的身份来到这里，因此也是第一位圣公会领袖。

所以现在他决定，塞缪尔·西伯里决定他们需要召开一次大会。独立战争结束后，他们需要召集圣公会教徒召开一次大会，试图弄清楚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那次会议于 1785 年举行。

1785 年，美国圣公会第一次大会。塞缪尔·西伯里是主教，也是会议负责人。现在，猜猜他们在哪里举行这次会议。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举行了第一次大会，但你可能知道。有人想猜一下吗？费城。费城似乎是首选的大会城市。我的意思是，还记得浸信会、协会和长老会吗？所以圣公会或圣公会都在那里。

现在，他们知道，为了发展壮大，他们需要更多的领导。所以，他们选择了另外两个人，这对圣公会的历史非常重要。他们选择了另外两个人来帮助塞缪尔·西伯里领导。

他们选了一个名叫威廉·怀特的人，他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主教。当然，这个选区不小，但就圣公会教徒的数量而言，这个选区不小，就面积而言，这个选区很大。他们还选了一个名叫塞缪尔·普罗沃斯特的人担任纽约州的主教。

现在，很明显，这是一个荷兰名字。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研究过 Samuel Provoost 的背景，但如果能在你的电脑上找到它，那会很有趣，但现在还不行。所以，你知道，他显然是一个荷兰名字。

所以我想知道他是否有荷兰归正会背景等等，但他成为了纽约的主教。所以，好吧。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些主教必须，他们必须把美国的圣公会团结起来。

他们必须打造圣公会。他们必须塑造它。好的。

因此，当他们试图塑造美国圣公会时，有三件事对他们来说变得很重要。有三件事对他们来说非常关键。好的。

第一，他们说这非常符合美国精神，但他们说在我们的总大会上，当我们在教会的大会上聚集在一起时，我们不仅会让牧师聚集在一起，还会让平信徒聚集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步。在美国，当我们举行总大会时，牧师和平信徒会聚在一起，为教会的未来做出决定。

现在你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刚刚获得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我们有宗教自由。

所以，你当然也希望教会生活中也能如此。好的。第二点，我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但第二点，祈祷书必须稍微重做一下才能满足美国人的需求。

因此，美国圣公会教徒不会为英国国王或英国女王祈祷。他们不会，你知道，我们身处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现实。所以你必须改变公祷书，以满足美国人、这个新美国的需求。

所以他们在敬拜方面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好吧。第三，他们认为圣公会教徒对战争的看法存在分歧。

还有一些圣公会教徒是反英的。还有一些圣公会教徒是支持革命战争的人。好吧。

主教们决定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结束战争。这已经决定了。

这是一个新的国家。无论你是否同意独立战争，我们都必须在这里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在这里为美国圣公会教徒找到共同的声音。

因此，独立战争后，圣公会教徒之间进行了大量修复。因此，圣公会遭受了很大损失，但它已经走出了困境。像西伯里、怀特和普罗沃斯特这样的人正在帮助，我不知道，把它们团结起来，你知道，并确定它们。

对英国国教有什么疑问吗？对圣公会，也就是现在的圣公会有什么疑问吗？是的，波特？你说西伯里必须回到英国才能被任命。是的。圣公会现在也是这样吗？不，因为现在，当他被任命为主教时，他可以任命怀特和普罗沃斯特。

因此，在美国，在圣公会，主教任命牧师。现在，主教代表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主教任命牧师。所以现在我们有主教，我们就没问题了，他们会说。

是的。是的，尼基？你说过教皇和圣公会是分开的。对。

但他们也持相同观点吗？不，教皇不是一个人物。圣公会的等级制度与罗马天主教会完全不同。在如何管理教会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教皇管理着罗马天主教会。

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他得到了帮助，但圣公会或美国圣公会却不是这样。坎特伯雷大主教现在不管理美国圣公会或美国人。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略有不同，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属于这一派。

我不知道您的背景，但在美国，现在有一批圣公会教徒离开了圣公会，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自称是圣公会。所以，现在美国又有了圣公会，但最初由于独立战争，圣公会改名为圣公会。但在过去的 10、15 或 20 年里，美国又有了圣公会。

但无论是圣公会还是主教制，它们都不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统治。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牧师在某种意义上是首席牧师，可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做某些事情等等，但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像教皇那样拥有政治权力。是的。

是的，马特。对不起。是的。

是的。如果试图通过不以英格兰教会的名义建立自己的教会，那么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会冒犯苏格兰人，或者除非你称自己为爱尔兰教会，否则人们会感到不快。因此，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想与圣公会或英国人认同。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那里有分离。所以，是的，在美国，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做了那件事。这里还有别的吗？好的。

这就是圣公会。这就是他们对教会的反应。现在，我们还没有谈论过罗马天主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开始谈论它的好地方。

好吧。关于罗马天主教会，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少数群体。虽然也有一些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们是极少数。

然而，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却因两个原因而得到改善。罗马天主教徒在公共生活、美国公民生活中的地位因两个原因而得到改善。第一，这种宗教自由或宗教自由的氛围使这种地位得到改善。

因此，如果我们要信教，如果我们要真正相信宗教自由，美国的宗教自由，我们就必须允许罗马天主教徒繁荣发展。我们不能压制罗马天主教徒。第二，有些罗马天主教徒参加了独立战争，参加了革命，并帮助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

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人。他们被视为非常爱国的人，因此人们接受了他们，并欣然接受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帮助。因此，这两件事使罗马天主教徒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立足点。

所以，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好吧。独立战争结束后，必须有人来领导天主教徒。

必须有人能把罗马天主教徒团结起来。好吧。那么，做这件事的人是约翰·卡罗尔。

约翰·卡罗尔成为美国罗马天主教领袖，美国第一位罗马天主教领袖。好的。现在，他，约翰·卡罗尔，是一名主教。

他最终成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主教。请记住，马里兰州不是由罗马天主教徒建立的，但请记住，有很多罗马天主教徒来到马里兰州，因为马里兰州成为罗马天主教徒的避难所。因此约翰·卡罗尔成为那里的领袖。

好的。约翰·卡罗尔，不，他是一名牧师，后来被任命为主教，最终成为大主教。所以他成为那里的领导者。

好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我只是想好玩而已，但我们要做的只是猜测，我们来猜一下，然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但我们来猜一下。你认为在 1780 年代和 1790 年代革命后，美国最重要的罗马天主教城市是什么？哪个最重要的罗马天主教城市最终会有大主教？那才是真正掌管一切的人。

嗯，那会是什么呢？那会是，我要说的是，那会是巴尔的摩。那会是巴尔的摩。我们开始吧。

那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那里有一位大主教。好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其他城市呢？纽约是另一个。纽约最终会有主教。纽约有很多天主教徒，所以这很重要。

好的。另一个城市？费城和波士顿。波士顿和费城也是主教常驻的重要城市。

波士顿的罗马天主教有着非常有趣的历史，我们将在进入 19 世纪时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 1780 年代和 1790 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对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的管理非常重要。我想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能猜出这个地方，这个最后的地方。

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出几个，Aaron。不，但这是不错的猜测。其他人？一个真正的城镇？有人吗？是的。

这是个不错的猜测，但不，这并不完全正确。那么，还有其他人吗？我们再猜一次。有人猜了吗？

马萨诸塞州温汉姆？不，不是马萨诸塞州温汉姆。好吧，它恰好是，你知道，我实际上有一个关于这个的故事，我要告诉你，这样你就可以在我说话的时候休息一下。它恰好是肯塔基州的巴兹敦。

肯塔基州巴兹敦。离这里很近。肯塔基州巴兹敦有一位主教。

这是西部的第一个教区。现在，请注意，主教控制着从五大湖到美国南部的罗马天主教会。想象一下。

需要覆盖的土地面积很大。从阿勒格尼山脉到密西西比河。巴兹敦之所以被选为首府，是因为它位于这些土地的中间，也就是这片土地的中心。

所以，这位可怜的肯塔基州巴兹敦主教必须从五大湖地区南下。他必须从阿勒格尼山脉前往密西西比河。这几乎是他管辖的大陆的一半。

所以那是一大片土地。但我想，但我要这么做。实际上，我要给你讲一个关于这个的故事。就是这样。

这是我在肯塔基州巴兹敦的故事。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你们可以休息一下。在巴兹敦，我去了肯塔基州威尔莫尔的阿斯伯里神学院。

就在肯塔基州中部，靠近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特拉普派修道院，恰好位于肯塔基州的巴兹敦。离我上神学院的地方不远。

那是客西马尼修道院。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教会历史教授过去常常带我们去静修。他会带他的班级去客西马尼修道院静修。

如果你听说过托马斯·默顿，你也许知道客西马尼修道院。因为托马斯·默顿，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托马斯·默顿的任何作品，那么你今年夏天的阅读清单上一定有值得一读的作品。七层山和其他作品。

但无论如何，托马斯·默顿是客西马尼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就在肯塔基州中部，不远。所以，趁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我简短地讲一下，我们在周五晚上、周六和周日去了客西马尼修道院静修。现在，只有男性可以去那里，所以只有班上的男性可以和教授一起去。

特拉普修士宣誓贫穷，宣誓服从修道院院长，宣誓贞洁。此外，他们还有一条绝对沉默的标准规定，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现在，修道院院长显然允许一些修士与我们交谈，因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讨论神学，新教神学与天主教神学。

所以，住持当时就在那里，告诉一些僧侣，我会把你们分配到这个小组，他们来了，什么的。但僧侣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四处参观，所以贫穷，你走路，每个僧侣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床上方是一个小架子，上面放着一些私人物品。贞洁是指，一旦他们立下最后的誓言，他们一生都不会再见到其他女人，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见到他们的母亲、姑姑、姐妹和其他人。

一旦他们立下最后的誓言，他们就会变得贫穷和贞洁，然后服从修道院院长，绝对服从修道院院长。他们是一个沉默的团体，这非常有趣。所以，他们不说话；他们每天有七次守夜，唱着伟大的格里高利圣咏，但他们不会在绝对沉默的秩序中进行交谈，除了那些被允许与我们说话的人。

长话短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我们到达时，这是一座修建得非常华丽的修道院，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在星期五晚上到达的，当时天正下着倾盆大雨，天色昏暗，风雨交加，乌云密布，闪电交加，什么都有。我们来到这座美丽华丽的修道院，僧侣带我们去了各自的房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单人间。

我记得当时我在我的房间里，刚开始收拾一些东西，我偶然看了看房间的门，当然，门是关着的，但地板和门的入口之间，大约有几英寸的空间。所以我偶然看了看，看到有人站在我的房间外面。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修道院里的谋杀案。

是我的时间到了吗？我的家人甚至不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他们永远找不到我在这里。所以，哇，我想，哦，这很有趣。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起床；他们凌晨两点起床。我们不是两点起床，但我们五点起床。

当我们起床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家务，也做完了弥撒。他们叫我们起床时，已经吃过早餐，做完了一切。于是，我开始向同伴询问这次经历，他们说，哦，我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注意到有人站在我们门外。于是我们问僧侣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这是一堂多么美好的待客之道，因为当修道院有访客时，他们会把访客的名字写在门上，然后整个晚上，僧侣都会挨家挨户地为房间里的人祈祷，然后整晚守夜。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孤单，我们总是整夜在修道院里祈祷，因为僧侣整夜回来为我和我们每个人祈祷。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后来我们度过了一个周末，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人的周末。

但谁能想到肯塔基州巴兹敦会成为罗马天主教会当时最重要的主教辖区之一？如果我们一直问你，你认为它在哪里，你可能永远想不出这个名字。不过，这就是我的肯塔基州巴兹敦故事和我的修道院故事。好的，这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在这里逐渐建立起来。好的，还有什么关于圣公会（现在的圣公会）或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好的，对于你列表中的第三个，我给你一点时间。休息五秒钟，然后我们将进行关于美国卫理公会的第三个讨论，了解美国卫理公会的情况。

好吧，当我们谈论美国卫理公会时，我们需要从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开始，我不想说他不是，但我们需要从约翰·卫斯理开始。这是约翰·卫斯理，下面是卫斯理的照片，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人，1703 年至 1791 年。长话短说，我不会给你任何关于卫斯理的传记，因为他只去过美国一次。

我们将重点关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长话短说，约翰·卫斯理是来自牛津的圣公会牧师。他确实去过美国和佐治亚州进行过一次传教之旅，但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的整个传教生涯，终身传教生涯，实际上是在英国，在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

长话短说，约翰·卫斯理发现他是一名圣公会牧师，所以他被任命。他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当他成为牧师时，他在圣公会教堂发现的事情让他非常震惊。

他发现，圣公会教徒一旦受洗或加入教会，30 年、40 年、50 年后，这些人对圣经、耶稣、宗教的了解，就和他们皈依、坚振或加入圣公会那天一样少了。他对此感到震惊，在他看来，宗教、基督教应该是上帝恩典的成长。这应该是上帝恩典成长的一种美妙练习，马太福音 22 成为他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你应该爱上帝，爱你的邻居。爱上帝和爱你的邻居的这种表达，这种非常丰富的表达应该会帮助你在圣洁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于是，卫斯理开始传讲这个信息。

他开始传道，然后，53 年后，卫斯理复兴运动在英国兴起，53 年。所以，这与我们的第一次大觉醒是同时发生的。两者有些相似。

而复兴的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他弟弟查尔斯·卫斯理的赞美诗。查尔斯·卫斯理一生写了 6000 首赞美诗。有几年他每天都在写赞美诗。

你会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东西有助于维持这一运动。神圣的爱都爱超越，或者我应该对救世主的爱产生兴趣等等？所以，听，天使们歌唱。

所以，我们不会唱歌，但没关系。但复兴非常成功。现在，卫理公会是一场为英国国教带来改革的运动。

所以，卫理公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派。它是一场改革圣公会、给圣公会注入新活力的运动。这样一来，你可以说约翰·卫斯理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新教派的创始人。这个以后再说。

现在，卫理公会这个术语的出现是因为约翰·查尔斯·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记得怀特菲尔德也来自牛津。但是当他们在牛津时，这个术语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是那里的学生，他们过去常常聚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尽管这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最初原因。他们聚在一起首先是为了学习，但后来演变成学习圣经、祈祷和为牛津的穷人服务。

事情就发展成这样了。所以它得到了其他学生的嘲笑。其他学生称这些人为卫理公会教徒。

他们的生活有条不紊，他们祈祷有条不紊，他们学习圣经有条不紊。

所以他们是卫理公会教徒。所以他们把它当作一种荣誉。他们说，是的，我们是卫理公会教徒。

这就是他们为他们的复兴运动所采用的术语。记住 Quaker 一词。Quaker 一词最初是一个嘲讽的术语，他们说，好吧，我们将采用 Quaker 一词以及其他术语来称呼我们自己。

这就是卫理公会的起源。独立战争开始之前，约翰·卫斯理派遣了八名卫理公会传教士前往殖民地。其中八人来到殖民地，他们要为圣公会带来复兴。

但如果他们也有机会向其他人传教，为耶稣赢得人们，他们也会这么做。他们大多是来此传教的流动人口，比如约翰·卫斯理。现在，你不知道所有来此传教的八个人的姓名，但最重要的人的名字，来此传教的最重要的传教士是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所以，这里的名字是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知道阿斯伯里学院或我的母校阿斯伯里神学院，它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的名字命名。那么，为什么他是战前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人呢？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留在这里的人。

其他七位传教士都回国了，因为他们不同意这里正在进行的革命，顺便说一句，约翰·卫斯理也不同意。约翰·卫斯理认为我们试图用武力推翻英国的行为令人震惊。他认为这非常令人震惊。

所以，有一个人留下来了，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所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忠于他的卫理公会根源，独立战争结束后，他仍然试图帮助留下的圣公会教徒。当然，留下的人不多，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也在向所有人传播福音。

所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真的成为了美国卫理公会的巡回牧师，就像约翰·卫斯理成为了英国的巡回牧师一样。好吧。现在，在英国卫理公会复兴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不应该发生。

在英国卫理公会复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是约翰·卫斯理开始在他的卫理公会运动中使用平信徒传教士。好吧。使用平信徒传教士有点不妥，但约翰·卫斯理也开始任命牧师，在英国为卫理公会传教，卫理公会试图为英国国教带来复兴，开始任命牧师。

好的。现在，这幅画有什么问题？这幅画是谁？约翰·卫斯理本人就是一名牧师。他是一名长老。

他是一名牧师。这幅图有什么问题？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承担了主教的职责，因为只有主教才能任命牧师。

约翰·卫斯理对此的反驳是，当我打开圣经时，我没有看到主教和长老之间的任何区别。主教就是牧师。牧师就是主教。

他没有看到任何差异，所以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他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尽管他们从未真正把他从圣公会中赶出去。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这么做过。

他死时还是一名圣公会牧师，所以他们从未赶走他。好吧。现在，约翰·卫斯理知道他与这些美国卫理公会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必须有所付出；他必须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样受过圣职的人。

他必须找到一位卫理公会信徒会敬仰的福音领袖。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是一名平信徒，所以约翰·卫斯理派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卫理公会信徒托马斯·科克从英国过来。现在，托马斯·科克已经被任命了。

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托马斯·科克被派往美国，其明确目的是任命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为基督教牧师。所以这是他的工作。现在，请记住，托马斯·科克也不是主教，但韦斯利与圣公会就谁有权任命、谁是主教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因此，托马斯·科克应卫斯理的要求而来，长话短说，他于 1784 年 12 月 24 日任命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为牧师。这次会议被称为圣诞会议，因为弗朗西斯·阿斯伯里被任命为牧师是在圣诞前夕。圣诞会议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因为巴尔的摩已成为殖民地卫理公会运动的总部。好的，现在，如果您曾经去过阿斯伯里学院或阿斯伯里神学院的校园，这是一张照片。效果不太好，但我刚刚从谷歌上找到了它。这是那次圣诞会议的照片，这是 1784 年托马斯·科克身穿白色圣公会长袍，与其他牧师一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为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按手的照片。

所以，这才是卫理公会在美国正式成立的开始。好吧，长话短说，卫理公会不会脱离圣公会、英国国教或圣公会。直到约翰·卫斯理去世后，卫理公会才会真正脱离圣公会。

1791 年约翰·卫斯理去世后，卫理公会开始兴起。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但 1791 年约翰·卫斯理去世后，卫理公会开始兴起，卫理公会也开始兴起，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现在，这个漫长故事的一部分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和毕晓普。由于美国精神的独立性，约翰·卫斯理觉得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教堂。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被任命后，他有点紧张。约翰·卫斯理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点紧张，瞧，让约翰·卫斯理心脏病发作的是，他们甚至开始称自己为主教。科克和阿斯伯里开始称自己为主教。

如果你自称是主教，听起来你好像在掌管另一个教会。我不知道美国那边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把他们叫回家，叫他们回家，当然，他们说，不用了，我们会留在这里，非常感谢。

所以，卫理公会，但从技术上讲，卫理公会直到 1791 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卫理公会就这样在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托马斯·科克等人的带领下度过了独立战争时期。但现在，当你推动卫理公会时，卫理公会在殖民地仍然很小，但卫理公会在下个世纪将强劲发展。

这就是卫理公会的故事。这非常非常重要。好的，现在我们有三个了。

我们有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和美国卫理公会。那么，您对这三个教派有什么疑问吗？他们是如何度过的？他们是如何度过的？他们是如何操纵和解决事情以度过独立战争时期的？好的，星期三，书籍，笔记，但主要是，我的意思是，星期五，书籍，笔记。我们将主要讨论我们的书籍，专注于我们的书籍，我们将一起学习。

周五没有讲座。全部都是归纳法。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周五见。